

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

总主编 王洪君 郭锐 刘云

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

主编 刘云

卷二

新鲜滋味



损公 著
刘云 校注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

主编 刘云

—— 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

分卷主编 王金花 姜安

卷三

新鲜滋味



损公 著
刘云 校注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目 录

曹二更	1
董新心	37
非慈论	81
贞魂义魄	105
回头岸	120
方圆头	141
酒之害	164
五人义	201
鬼社会	231
疑难字表	265

曹二更

阶虫唧唧，瓶菊娟娟，正是夜阑人静，竹影上窗前。慨浮生若梦，转瞬百年。世味饱尝心愈冷，残书堆榻聊结半生缘。凄凉往事何堪忆，一刹那过眼云烟。

布衾如铁不成眠，挑灯重读芸篇。扫不去闲愁旧恨，百感缠绵。独起徘徊看月色，浑不似往昔团圆。

（右调《雁飞孤》）

日前记者携二三友人，出东郭小步，正是菊花天气，秋景凄凉。友人思饮，因在野肆小酌。酒保殷勤招待，人极和蔼。问其姓名，自言曹姓行二，原籍山西人氏。记者一听他姓氏籍贯，忽有所感，我问他：“四十年前北城炮局，有一位治病的曹立泉先生，你认识不认识？”曹二当时很觉诧异，说：“你老先生贵姓？”我告诉他姓氏。曹二说：“炮局有个大门，敬畏堂蔡家，那是您的本家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就在蔡家大门住。”曹二说：“您是那位蔡大哥罢？三十多年不见，您也成了半大老头子了。”我说：“莫不成你乳名叫曹二格吗？”他说：“然也。”我说：“咱们有三十五六年没有见了，你头发也白了。”他说：“彼此。”我说：“一样，啊啊！哗哈哈！”（这是那一出呀？）记者的乳名儿，他也说出来了。那位说了：“你的小名叫甚么？”（我叫“刺猬”。）我问他：“立泉那里还有甚么人了？”他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家伯母也死了（曹二是曹立泉的胞侄，曹三先生的哲嗣，曹三先生开过砖窑），是我大姐发送的。我二姐的事情，提不的了（他既说提不的，我也就不必细说了）。我三妹妹让我五叔带回山西去了。”我说：“三叔还在世吗？”他说：“大前年过去的，为窑上的买卖，打了二年多官司，就算是气死了，事业算完了！我五叔倒是让我回老家。北京城待惯了，乡下饭吃不下去了（足见北京城是毁人炉），对付忍着罢！”他还要往下说，旁边儿桌儿上直喊，说：“小

曹,别聊了,来壶酒呀!”曹二说:“回头说话儿。蔡大哥今天可得让我。”我说:“不让。”

那天因为遇见曹二,忽然把曹立泉的事情想起来了。赶上这两天没有小说材料,这一遇见曹二,算是得了题目啦。按说多年老街坊,似乎不该拿着人家当报料儿。但是曹立泉的事情,那一溜儿陈人都知道,并不是我揭人隐私。再一说,借着 he 老先生劝人警世,也是件好事。

闲话取消,正式开书。单说北城炮局,在四十年前,虽然是东北一隅之地,胡同儿也很热闹。怎么叫作炮局?因为左翼四旗的炮位在那里存储,一共四个炮局。余外有四十间官房,是看局兵的住处,因此这条胡同就叫作炮局。炮局中间,旧日有一个杂货铺,一个煤铺,还有一个小木厂子儿^①,字号是“德顺木厂”。由炮局往东,地名四眼井,非常的热闹。听老年人说,北城四眼井地方,在五十年前(没有我呢),买卖繁盛,有茶馆饭铺,且有车口(停放轿车的地方,旧日叫车口子)。炮局正在四眼井之西,所以也很热闹。庚子之后,现像^②已不如前,近日则冷落萧条。记者旧居即在炮局中间路北大门,后有小园约二亩许,花木很多。今则故园属于他人,已卖拆货^③。回首当年不堪设想,每过旧址感慨系之,沧海桑田、兴亡代谢,本是常有之事,无须一提。

单说炮局中间路南,有一个德顺木厂,掌柜的姓曹,人称老曹,山西榆次县人氏,自幼学的木匠手艺,家里也有三四十亩地,娶妻李氏。跟前三个儿子,是曹大、曹三、曹五。(随着本家排行,俗称叫大排行。)老曹跟本家呕了口气,背着木匠家俱来到北京,在北城真武庙(四眼井之东)租了一间房子,见天背着筐子下街串胡同儿,俗所谓收拾桌椅板凳者是也。老曹手艺很好,人又和气,给人收拾活,价钱又不大,所以人人欢迎。在那个年月,吃喝又贱,听说白面才卖九个大钱一斤(不到两枚铜元),杂合面卖四个大钱一斤,猪肉五百钱一斤(五枚铜元),羊肉要卖到六百,那就说贵的邪乎了,如今六百钱买四两。一天两顿

① 木厂子儿:规模有大小之分,大木厂子相当于营造厂或今天的建筑公司,小木厂子则以加工售卖木材、家具、梁、柱、椽、檩、桅杆、棺材等器物为主,多集中在北城。“木厂有大小之分,大者,本大利宽。凡官工修城池、衙署及陵工,皆其承办,或为巨室、造园庭,及办理一切工程,皆可。小者,仅市木料,亦不齐全。”(《四声联珠》)

② 现像:情形,情况,景况。

③ 卖拆货:将房屋拆除,将所得木料、砖瓦等售卖。

饭,早晨白面,晚晌老米,一吊大钱(十枚铜元)花不了,您想日子够多们好过。如今没有那个年月了!老曹又俭省,每天挣个五吊六吊的,除去吃喝、房钱、水钱等等,总可以剩四吊钱。一年多的功夫,积蓄了一千多吊大钱。

有人劝他开个小木厂子儿,可巧炮局路南,煤铺东隔壁有一处闲房,临街三间,挺大的院子,后头还有三间南房。话不烦叙,老曹把房就租过来了,给家乡写了封信,把曹大也叫来了。这个曹大念过两天书,虽不甚通,写算都成,也学过木匠手艺,于是小木厂子儿就开起来了。老曹向来得人,那溜儿街坊,不差甚么他都给作过活,大家攒了个公议儿^①,弄了两块红^②,送了四扇挑^③一付对子,还有一包茶叶。老曹也预备了一顿炒菜面,请大家吃了一顿。

他这个木厂子,开在背巷,跟大木厂子性质不同。真正陵工、城门楼子的工程,人家找兴隆、恒和,找不到他这里。他这个木厂子,也就是作点零碎活,自己作点小车儿呀,小饭桌子儿呀,随便发卖,有活他也应。

单说炮局迤南^④,有一个龙王庙,住着一位行医的富二先生,医道很高,内外两科都行,尤以针灸出名,人称“神针富二先生”。老先生生平爱花(跟我一个样),尤其爱菊花。那天有人谢医,送了富二先生十盆菊花,都是些贵重的细品,并且带着细磁^⑤盆(这就是外行,讲究养花,有钱也不使磁盆,因为他不能排泄水)。富二爷一高兴,要做几个盆架子。富二先生好奇,自己画样子,在家里看着作。找老曹来着,老曹没功夫,打发儿子曹大来了。

富二先生看完了门脉,出马天还早,曹大那里作活,富二先生托着水烟袋跟他聊天儿。本来曹大长的很漂亮,嘴也真乖,管着富二先生就叫二叔。富二先生很爱惜他,问他念过书没有,曹大说念过几年。问他娶过妻室没有,他说娶过一房,强(前)娘(年)死的。(老西儿说话。往下咱们可不学,就学这一句,竟学不但讨厌,而且麻烦。)后来他问富二先生每天看病能挣多少钱,富二先生说:“这是没准儿的买卖,今天或许瞧八个有七个票活,明天或许挣几十吊(彼时马钱不大,近道儿两吊四百钱。不像如今,至少都得开一块,所以如今穷人

① 攒公议儿:此处指众人商量后凑钱买礼物和送礼金,也称“攒公分”,也可指凑钱资助他人。

② 红:红幛红绸,可写有吉利颂词。逢结婚、开业等喜事时,常“挂红”庆祝。

③ 四扇挑:疑为四扇挑屏,屏风的一种。

④ 迤南:以南。

⑤ 磁:瓷。

万别害病),每月合起来,总挣个二三百吊钱。赶上传染瘟病季儿,大拨儿^①霍乱季儿,那没有考究。我这处房子,就是那年闹霍乱我置的。(可以说是霍乱房子。)就是票活人家儿,瞧好了也有送礼的。(我整天瞧票活,送礼的就少。您猜怎么回事?我全给人治拧了。)就说这十盆菊花,就是人家送我的,全是细秧儿,连这十个花盆,没有二十两银子下不来。我这根水烟袋,也是人送的。一年的礼物也见不少,靴帽果席、饽饽、茶叶票,简直的成刀^②(不像我当票子成刀)。”富二先生一路大吹特吹,曹大眼睛都直了,说:“二叔,你老这是瞎聊罢?”富二先生说:“实话呀!自己爷儿们,还有过瞎聊的?”曹大说:“当大夫有这么大来龙儿呢?”富二先生说:“可也不得一样,真得有两下子才行哪!”曹大说:“老爷子我拜你为师,你收我这个徒弟怎么样?”富二先生本来爱惜他,说:“好哇。”曹大当时跪下就磕头。富二先生说:“徒弟请起。”曹大进屋里就给师娘磕头,富二太太也很喜欢他。富二先生把少爷丁儿叫过来参见师兄。曹大也真机伶,立这就“老师”“师娘”不离嘴。富二先生说:“我先问问你,你今年倒是多大岁数儿了?”曹大说:“徒弟今年二十三岁。”富二先生说:“你大名字叫甚么?”曹大说:“徒弟叫曹永江。”富二先生说:“你的八字五行缺水罢?”曹永江说:“就是你老^③。”富二先生说:“我送你一个号,就叫立泉,你看怎么样?”曹大说:“很好很好!我再谢谢老师。”富二先生说:“这个事情,你得跟你父亲商量商量。”曹立泉说:“那是一定的。”当晚富二先生留他吃的炸酱面。曹立泉说:“我还没孝敬老师呢,先吃上老师了。”富二先生说:“既是师生,你吃我是吃的着的。咱们爷儿们,不在这一时呀。”

话不烦叙,曹立泉回到铺子,对老曹一说,老曹十分赞成。第二天买了四色礼,爷儿俩提溜着,来到富二爷家中。这四色礼是甚么呢?原是五斤杏干儿、五斤乌梅、五斤陈醋、五斤山里红。(全酸到一块儿了。)老曹见了富二先生,磕头请安,说了一大套好话,说:“富二哥,咱们是亲家了,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,不好你只管说、只管打。我写给你一张字儿,你瞧好不好?”富二先生说:“学大夫跟别的手艺不同,也不用写字儿。你买这个礼物就是瞎闹,你打算

① 大拨儿:“指来人或来货的一大帮或一大批。”(《北京土语辞典》)

② 刀:纸张计量单位,一刀为一百张。

③ 就是你老:这是一种第二人称敬称后置的特殊用法。

把谁酸死是怎么着？”老曹说：“二哥你取笑了，老西儿送礼，就讲买酸东西。醋糟^①，你给你老师磕头罢。”富二先生说：“谁叫醋糟呀？”老曹说：“你徒弟小名儿就叫醋糟。”富二先生说：“散了罢，我牙都倒了。他昨天已然磕过头了，何必再磕呀？还告诉你说，他学大夫，甚么医书也不用买，我这里全有。盆架子也快做完了，一早一晚儿让他上我这里来，带手儿^②我教他。”老曹说：“就是那们办了。”富二先生说：“还有一回事，这十个盆架子，连工带料一共多少钱，你说一句话。”老曹说：“富二老爷，你这话是笑话儿了，这点小意思儿，还提的到话下吗？”富二先生说：“那不成。常言说的好：‘交情送匹马，买卖争分毫。’不要钱不行。”老曹说：“徒弟跟你儿子一个样，你儿子给作几个盆架子，难道说你还给钱吗？”富二先生说：“既然这样，我可就谢谢了。”老曹说：“提不到谢字儿。”

书要简捷，花盆架子作完，曹立泉见天就来，早晨管买菜，扫院子，外带管瞧门。富二先生倒是很爱惜他，富二太太也喜欢他。富二先生找出几套药书来，全给他了，让他念《药性赋》《汤头歌儿》，李世珍^③的《脉诀》，没事也给他讲讲。富二先生早晨给人看门脉，他在旁边真下心^④听，半年多的功夫，居然有点意思。曹立泉本来聪明，来京一年多，山西口居然没了，说的挺好的京话。诸位要知道，山西人要学京话，比旁的省容易。不信您看干果子铺的学徒，上京三五年，就能够撇京腔。

闲话不提，单说富二太太，有一个娘家的妹妹，嫁了一位佐领老爷，人称博二太太，素日人极开通。那天来看姐姐，曹立泉正在那里，富二太太一给介绍，师娘的妹妹自然得叫二姨母啦，北京的称呼叫作“二姨儿”。曹立泉在富二先生这里待了这些时，京腔也会撇了，在旗的礼节他也学会了，居然口呼“二姨儿”，给博二太太请了一个大安。博二太太见他人物漂亮，谦恭有礼，倒是非常的喜欢。

① 醋糟：麦麸、高粱及少量碎米等原料酿醋后剩余的残渣，可作饲料。山西人爱喝醋，称其为“醋糟”是谑称。

② 带手儿：顺带着，捎带着，也作“捎带手儿”。

③ 李世珍：李时珍，除了《本草纲目》外，还著有《脉诀考证》等书。

④ 下心：用心。

富二太太款留妹妹吃饭,打发曹立泉上街换钱,叫锅子^①买菜。曹立泉上跨^②买菜的筐子,低着头就去了。博二太太看着他很不错,对着富二太太直夸,说:“你们这个徒弟,我瞧著倒不错,今年也不是多大了?”富二太太说:“他今年二十三了,去年断的弦,还没说上呢。”博二太太一听,心说:“这倒巧啦。”当时说道:“他比你外甥女儿整大三岁。”富二太太说:“妹妹要是愿意,我喝这碗东瓜汤^③。小孩儿脾气好,这里有他父亲,人也不错,小买卖儿也倒赚钱。如今跟你姐丈学医,你姐丈常夸他聪明,说他甚么‘闻一知十’(老颜回师傅的)。这话是怎么句话,我也不懂的。我大外甥女儿要给了他,倒是天然配偶,一对璧人。不过就是有一样儿,咱们是满州旗人,他是个老西儿,让人家说拿着旗人家的姑娘嫁老西儿,似乎差一点儿。”博二太太说:“姐姐此言差矣。现在五族一家,世界大同,五大洲都可以结亲,还分甚么旗人老西儿?”(你听,真无愧乎“开通”二字。)富二太太说:“你这们说行了,妹夫儿也得认可呀?”博二太太说:“他不认可,我跟他演说。”富二太太说:“你何必跟他演说?你一瞪眼,他还不傻呀?”(大概博二老爷惧内。)

正这儿说着,曹立泉回来了,提溜着筐子,还背着几串大个儿钱,把筐子放下,一一的报帐,二两银子换了三十几吊,叫锅子两吊六百钱(如今锅子至贱的五吊八),买了二斤羊肉一吊三百八(如今够买半斤的),酸菜等等,花了多少钱,还剩了多少钱,帐目还是很清楚,博二太太连连的点头。少时锅子送到,姐妹俩说话的功夫儿,全都齐了,锅子也扇上啦。博二太太说:“今天倒把外甥累着了。”曹立泉说:“不累的慌你老。”

话不烦叙,博二太太那天回到家中,跟博二老爷一商量,博二老爷说:“你这真是疯了,咱们是满州贵族,我又是四品官,我的女儿选秀女都有分。他要当了选,我就是国丈皇亲老泰山。上次有人给女儿提亲,世袭男爵你不给,如今你要给老西儿,这都是邪怪的事情。就说汉军旗人,因为他们作官的道路窄(因为道路窄,所以汉军旗人有点能为的多;满州人作官道儿宽,倒把他们害了,到了如今,还没有汉军人道路宽呢),我们都不跟他们作亲。如今女儿真要

① 锅子:即北京传统火锅,涮肉涮菜,可叫外卖。

② 上跨:挎上,疑为倒字。

③ 东瓜汤:冬瓜汤。“做媒”俗称“喝冬瓜汤”。

给了老西儿，怎么见亲友哇？这事万万的不行。”博二太太说：“朝着你这宗思想，这宗议论，你就是亡国奴。现在还讲那个？告诉你说，我可是满洲旗人，酸满洲的习气，我就不赞成，把高等的满洲旗人打个板儿高供^①，我说这话，人家也决不挑眼，像你这宗满洲旗人，你有甚么能为？有什么本式？有甚么学问？除去提笼架鸟下茶馆儿，造早谣言^②，抽大烟喝烧酒，会熬猪头肉，玩笑耍骨头，排个八角鼓儿。就说在衙门当差，旗下有甚么高超的公事？来行文^③、无事片^④、打到、画稿^⑤，验缺、下仓、放钱粮，压个兵缺，吃两包儿空头饷，完了，有甚么警人的玩艺儿？你说我听听。”博二老爷说：“你都说了，我还说甚么？你真把我损苦了。别起急，有话慢慢的商量。你夸这个小老西儿好，女儿婚姻大事，我也得瞧瞧呀。”博二太太说：“你瞧瞧倒行，你上姐夫那儿去准遇见他，你一见准愿意，小人儿不用提多们好啦！自己又有卖买，现在又学大夫，将来一挂牌，吃不了花不了的。”博二老爷说：“你先不用夸，我明天看看再说。”公母俩这里抬杠，大姑娘在一边儿听着，也不好搭岔儿。

话不烦叙，第二天，博二老爷来到富二先生家中，正赶上富二爷在家。原来头天博二太太走后，富二先生就回来了，富二太太把要喝冬瓜汤的话，对富二先生一提，富二先生很赞成。老夫妇跟曹立泉一提，曹立泉低头不语。怯人有个怯心眼儿，他自己一想：“拿着他们满洲旗人，把姑娘肯给老西儿，这事透怪。这个姑娘不定有多们憨蠢呢，要是好不能给我。师娘作媒，又不好拒绝，这倒成了难题了。”富二太太见他寻思，说：“傻小子你倒是愿意不愿意呀？”曹立泉说：“二位老人家这分美意，我小子还能不愿意吗？不过得跟我父亲商量商量。”富二太太说：“我这个外甥女儿，你是没有见过，人才好不提，脾气还温和，并且多少还认识几个字。你回去跟你父亲先说一声儿。”富二先生说：“你父亲要是愿意，我再亲身去正式说媒。”曹立泉说：“就是你老。”

① 打板儿高供：原指打个佛龕，把某人当作神灵、祖先一样高高地供奉起来，喻指给予特殊待遇。此句的言外之意是当时的满洲旗人没能耐的居多，高等的凤毛麟角。这种用法在下面例句中体现得更为明确：“大哥我告诉你，我可也是留学生，我才敢说这话，我把够资格的留学生，高高的供起来，人家也决不能挑眼，我跟大哥说，交朋友你就别交留学生。”（《恶社会》）

② 造早谣言：捏造没有事实依据的谣言。

③ 行文：发送公文。

④ 无事片：清代中央文武衙门轮班奏事，若当日无事可奏，也得呈递折片奏明，俗称无事片。

⑤ 画稿：主管官员在公文上签字以示认可。

当晚曹立泉回到铺子,对老曹一提,老曹愿意。第二天曹立泉带回话来,富二先生夫妇十分欢喜。本打算吃完早饭,富二先生到博二老爷那里,没想到一清早博二老爷就来了。曹立泉正在这里,富二先生一给引见,让他管博二老爷叫二姨父,老西儿真请大安。博二老爷细一瞧这个小老西儿,倒是很漂亮,真不像个老西儿,先有三分愿意。后来一听他说话,一点儿酸味儿没有,已然有六分愿意。后来曹立泉不在跟前,博二爷向富二先生夫妇说道:“昨天您二妹妹回家跟我一提,我们俩还直抬杠。如今一看果然不错,我很愿意,就求姐夫姐姐分心,这件事就算妥了。但是一节,我是最疼你外甥女儿,过门之后,他要带到山西吃醋糟去,我可不愿意。”富二太太说:“妹夫儿你别嚷,他小名儿……”往下的话没说出来。富二先生说:“你怎么这们爱多说话。”富二太太笑了一笑,也就不言语了。富二先生说:“挺美满的事情,妹丈你就别犹豫啦。人家城里有买卖,暂时也不能回家。先说现在的,凡事虑不了许多。”博二老爷说:“就这们办了。”

书要简捷,富二先生亲身到了趟德顺木厂,跟老曹一说,老曹欢喜之至,富二先生也很高兴,又到了一趟博二爷府上。依着博二爷,还要合一合婚^①,博二太太说:“你又弄这个穷迷信不是?外国人不讲合婚,人家也没灭了种。趁早儿不用合。”富二先生说:“这话也倒很是,本来合婚是冤人的玩艺儿。”博二老爷是个又没主意又惧内的人,只好听喝罢。放定、过礼、通信的事情,应有尽有,千人一面的玩艺事情,不必细说,转过年三月就娶。

上回书也说过,德顺木厂后头有三间南房,裱糊停妥作为洞房。老曹给曹立泉又作一身装新的衣裳,是茧绸夹袄,摹本缎^②马褂儿,给新人也作了一身上轿的裤袄,搭了一个布棚。喜轿是富二先生送的,锣九对儿、满汉执事,轿子用的是满天星^③(跟我们家喝的茶叶一个样)。老曹素来很为人,方近的街坊都要赶分子道喜,老曹找厨子也预备了些桌酒席。

一切琐屑事情无须细述,那天特请富二太太娶亲,富二先生在棚里当支客。博家还陪送了二十四抬嫁妆。博家的亲友听说把姑娘给了山西人,大半

① 合婚:测算结婚双方的生辰八字,看是否相冲。

② 摹本缎:即“库缎”,原为清代御用贡品,因织成后输入内务府的“缎匹库”而得名。

③ 满天星:一种轿顶饰有银球的喜轿,也称“星星冠轿”。此外,当时的劣质茶叶末也称作“满天星”,冲泡后,茶叶末都漂在水上,由此得名。

不以为然。及至曹立泉来谢亲，大家一瞧，这位新姑爷非常漂亮，于是又有夸的。反正是人嘴两层皮，翻过来掉过去，怎么说怎么有理就完了。

那天博二太太送亲，见了老曹，还交待了几句，无非是姑娘岁数儿小，亲家老爷诸多担待。老曹直给博二太太作揖，也说不出甚么来。那天老曹早晚预备了十桌菜，早晨倒吃了十一桌，晚晌只得买肉暴作罢。富二太太在这里足张罗一气。新人当日下地，参见公公，老曹坐在那里一受双礼，看着佳儿佳妇，乐的简直闭不上嘴。这位博大姑娘，始而听说嫁与山西人，心里很不乐意。及至过门之后，老公公也没有脾气，曹立泉也还是个人样子，人口简单，诸事由性，也就自安义命了。

过了些时，老曹接着一封家信，原来家里有点地亩纠葛的事情，请老曹回去。老曹求富二先生夫妇照料儿子媳妇，各街坊家也都去了一趟，无非是托付照应。收拾行囊，当时起身。富二先生还请老曹吃了回饭，算是送行。老曹去了两个多月，把曹二也带进京来啦，原来老伴儿也死了。曹立泉听说妈妈死了，也倒哭了一场。博氏听说婆婆死了，立刻也就换了素服^①啦。曹三在铺子住了些时，经人介绍，在东直门外砖窑写帐，每月挣二两银子工钱，刨去自己花用，还交给老曹一两。又过了一年，博氏跟前一个女儿，因为是冬月生日，起名就叫冬儿。这些个事情，都是纪实的事情，不能不略叙一叙。

单说曹立泉，从富二先生学二年医，倒是很有进步。富二先生原是个热心人，自己那点能为是合盘托出。上回书也说过，富二先生针法最出名，每逢给人扎针，总让曹立泉跟着。曹立泉也真用心，偶然富二先生就让他下手给人扎，曹立泉手底下还是很脆，反正是拿活人练手儿罢。简断捷说，富二先生那点本式，他算满吃到肚子里去了。后来自己一想：“能为本式是学成了，自己要挂牌行医，是绰绰有余。”后来一想：“虽然跟着富二先生给人托过针，总算是跟着师傅溜，单人独骑没见过大敌，一辈子不出马是个小军儿^②。富二先生有话‘得拿活人练手儿’（大夫都讲拿活人练手儿，您听悬不悬），可是人家有病不找我，我也不能上赶着给人看病呀，俗语有云：‘医不扣门^③。’可是我老不拿活人

① 素服：居丧或遭到其他凶事时所穿的素衣丧服。

② 小军儿：泛指军队中的兵卒，也指戏曲表演中的龙套。

③ 医不扣门：当时有“医不扣门，有请才行”的说法，医生主动上门看病，对双方都不吉利。

练,一来也不能得经验,二来也不能享名誉。”

那天他睡不着,正在盘算这些个事情。忽然外头有人叫门,原来是西隔壁煤铺酸掌柜的,半夜里上吐下泻,肚子拧绳儿疼^①。依着伙计要请神针富,酸掌柜的说:“天这宗晚儿,富二先生那个岁数儿,他未定出来。把隔壁儿曹老大请过来罢。那天我听他瞎聊,倒有两下子,快去罢,我肚子疼的要死。”

话不烦叙,伙计把曹立泉请到。酸掌柜的说:“曹老大我要干,老西儿要回宫降吉祥^②。”曹立泉摸了摸脉,说:“大叔您别着急,不要紧,死不了,我得给您扎两针。”酸掌柜的说:“这才是,打算要命拿了去,要想扎针万不能!”酸掌柜的一着急,来了两句瞽儿词。曹立泉说:“您只管放心,我扎针决不疼。”酸掌柜的说:“你别冤仍(人)啦,扎针有不疼的?”曹立泉说:“现在已然过了子时啦,要是不扎,到了明天晌午准死。明天再想扎,扎成漏杓^③也不成了。”酸掌柜的说:“是呀,豁出去了,你给我扎破。可是你行呀?这不是闹着玩儿的。你要是不行,还是把你师傅请来罢。”曹立泉心说:“散了罢,好容易拿你开张。请我师傅?你先得等一等儿罢。拿你练定了手儿了。”想罢说道:“我师傅一来眼色儿^④有限,二来近来手哆嗦,灯底下可透悬。”酸掌柜的一想,这话也对,当时一横心,说:“你扎罢伙计。”曹立泉让伙计拿着灯,将要给他扎胳膊,酸掌柜的直嚷,说:“我的爸爸你可别扎呀,我晕针嘍!”曹立泉说:“不扎你可活不到明儿早晨。”酸掌柜说:“我的祖宗!”(这们伙儿功夫又长了一辈。)

书要干脆,曹立泉给他左右胳膊扎了六针,肚子上扎了三针,居然也不恶心啦,肚子也不疼啦。酸掌柜的说:“老大你针法是可以的。吃点药不吃呢?”曹立泉说:“不用吃汤药,我那里有丸药,我给你取去。”酸掌柜的说:“劳你驾了。明天过去给你道乏。”曹立泉说:“自己爷儿们,您也不必给我道乏,好了给我传名就是了。”

曹立泉回到家中,找出一丸子藿香正气来,一丸子改了四丸子,团好了另换了一张纸包上,送到煤铺,告诉酸掌柜的,这是他自配的避暑丹,用姜汤送下。原来博氏那天嚷肚子疼,他给买了一丸子藿香正气,博氏肚子好了没吃,

① 拧绳儿疼:剧烈的绞痛。

② 回宫降吉祥:归西的玩笑说法,取自祭灶的对联“上天言好事,回宫降吉祥”。

③ 漏杓:漏勺。

④ 眼色儿:眼神儿,视力。“眼色儿有限”指眼神不好、视力不佳。

今天居然用着了。他为甚么又改药丸子呢？又为甚么另换一张纸包呢？这里头都很有用意。他要送人家一丸子藿香正气，人家答他四个大钱的人情（彼时藿香正气卖四个大钱一丸子）。如今他一改丸子，说是他自己配的，这里就没有考究了。

单说煤铺酸掌柜的，本来身体结实，霍乱又不甚重，这几针扎下去，就觉着精爽，又吃了藿香正气，一觉睡的天亮，居然其病脱然。清早来到隔壁木厂，给曹立泉道乏道谢。老曹说：“酸大兄弟，咱们是同乡自己弟兄，你何必多这个礼？小孩子给你扎针，我还提溜心^①，谁知你倒真好了。这真是吉人天相。”曹立泉说：“大叔你可少喝凉水。”酸掌柜的说：“我没喝水，我竟喝醋哪。老大你是真有两下子，你可称神针妙手、针灸独步，无愧乎内扁外华^②，今之和缓^③。”（这叫口头挂匾。）曹立泉说：“大叔您太夸奖了。”酸掌柜的说：“我并非过奖，你实在医道真高，比富二先生都高。过两天我大好了，咱们爷儿俩得闹天戏。”老曹说：“你别瞎闹了，自己爷儿们，还有那些个事哪。”

话不烦叙，过了两天，酸掌柜的真请曹立泉听了一天瑞胜和^④。那位说了：“怎么不听四喜哪？”您想老西儿听戏，能够不听梆子吗？晚晌吃了一顿茶馆儿。从此酸掌柜的给曹立泉一刷肉报子^⑤，见了谁告诉谁，他怎么得霍乱，曹立泉怎么给他扎针，还给他避暑丹。足这们一卖号外，一个传十个，都知道曹立泉脉气不错。这就很有人找他看病，治一个真好一个，一来二去所传扬开了。这一来不要紧，富二先生的买卖很受影响。富二先生是个忠厚人，还不大理会。富二太太有点吃味儿，那天向富二先生说道：“立泉这孩子，这两天也没来，听说他竟给人瞧病哪！听说瞧一个还是好一个，这一来他把咱们的财全截了，这孩子可真丧尽天良！”富二先生说：“你这话也不尽然。找他瞧的反正都是这溜儿的，远处也没人找他。我那几家老主顾，也找不到他。再一说都知道他是我的徒弟，瞧一个好一个，不是我的名誉吗？”

① 提溜心：悬着心。

② 内扁外华：内科医术如扁鹊一般高明，外科医术如华佗一般高超。

③ 今之和缓：是当代的医和、医缓。医和和医缓是先秦时期秦国的两位名医。

④ 瑞胜和：咸丰同光期间，脱胎于山西、陕西梆子的河北梆子在北京很受欢迎，瑞胜和是影响最大的班社之一。

⑤ 刷肉报子：口头上替人宣传。

正这儿说着,可巧曹立泉来到,给老师师娘请安。富二先生倒是还是照旧,富二太太鼻子脸子的^①,很透神气烘烘。曹立泉是个脑筋敏捷的人,早瞧出一谱儿来,当时装作不知,说:“老太太早吃饭了?”富二太太绷着脸哼了一声。曹立泉没话找话儿说了些个闲篇儿。富二太太说:“你这两天忙罢,今天没出马吗?”曹立泉笑着说道:“我的老太太,我上那里出马去?”富二太太说:“你不是竟给人瞧病哪吗?”曹立泉说:“这都是酸掌柜的没事给我嚷嚷。有两个穷街坊,磕头请安的一定让我给他们瞧。我是没法子,瞧了几个,倒是没栽跟头。有几个生人找我看,我不敢给看,我全支到老爷子这里来了。昨天有一个抱小孩儿的,还有一个老太太,大概许来了吧?那就是我让他们来的。”富二先生说:“这话不错,昨天倒有一个抱小孩儿来的。”您想富二先生一天看好几十号门脉,还能没有抱小孩儿来瞧的吗?他这叫整本大套的朦事,富二先生是个忠厚人,富二太太是妇人之见,架不住捧两句、哄两句也就完了。

过了些时,富二先生给四眼井王家瞧了一个病,吃了两剂药没见效,后来又找曹立泉瞧。曹立泉很贬富二先生的方子,虽然没说治错了,很说方子杂乱。王家说:“曹先生你不是跟富二先生学的吗?”曹立泉脸一红,说:“我跟他老先生学的针法,至于内外两科,我是在山西跟人学的。”原来王家请富二先生,是本院儿街坊小李给荐的,王家把这话又告诉小李啦,小李把这话又告诉富二先生了。富二先生一听这话,气的连晚饭都没吃。富二太太也直骂,说:“这孩子可真丧尽天良。”当时就要找曹立泉去。富二先生直拦,说:“他行他的,咱们行咱们的,你找去不合是^②,又有亲戚这一层,你找去一闹,对不起外甥女儿。”劝了半天,才把富二太太劝住。

曹立泉这两天也没来。富二先生因为生了气吃不下东西去,竟打气膈儿^③,那天又^④着了点儿凉,病势加重。富二太太急了,也没告诉富二先生,来到德顺木厂,进了门儿连哭带闹。老曹摸不清头脑,直给富二太太作揖。博氏也不知道甚么像儿,给富二太太请了一个安。富二太太哭着说道:“好哇!血心待你们,你们丧尽天良。”博氏说:“大姨儿您别生气,您先请坐,有甚么话您

① 鼻子脸子的:鼻子不是鼻子,脸不是脸。形容因不高兴,不给人好脸色看。

② 合是:合适。

③ 气膈儿:五膈之一,恼怒过甚所致,又名“怒膈”,厌食,时呕沫。

④ 又:又*。

说。”老曹说：“是呀，有甚么话二太太请说。”富二太太一边儿哭着，把一切的情形说了一遍，越说越生气，就要往门框上撞头。博氏过去就抱，富二太太一挣命，把博氏推了个跟头。博氏一哭，富二太太头也不撞了。事又凑巧，博二太太提溜一个蒲包儿来瞧女儿，正赶上这档子热闹儿。一瞧姐姐也直哭，女儿也直哭，当时一路大劝。富二太太说：“妹妹你来好极了。”当时又把一切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博二太太说：“姐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。”富二太太说：“怎么是我的不对啦？”博二太太说：“一来过耳之言不可深信，二来有话好说，问倒了比打倒了强。就说姑爷招了你啦，姑娘也没招着你，你来到这里撞头，算怎么回事儿？”富二太太说：“好哇！你们算是亲戚了。你不想想盐打那们^①咸，醋打那们酸^②，没有我们，你们就是亲戚啦？”博二太太说：“姐姐你这话都使不上，为甚么说甚么。”

这院里一捣乱，隔一堵墙儿就是煤铺，酸掌柜的一听吵闹，赶紧跑过来啦，好在都认识。这姐儿俩这里伴嘴^③，老曹跟酸掌柜的一边儿一个大作其揖。吃亏当时没有快镜，要是快镜，照下一个像来，倒是很有意思。正在这个时候儿，曹立泉回来了。老曹说：“你这个灰鬼孩子^④！招你师娘生气，还不给你师娘磕头。”曹立泉真给富二太太下了一跪。富二太太说：“好孩子，你师傅开的方子不好，你不是跟你师傅学的？你师傅是让你气病了。”曹立泉说：“这是没有的事情，谁造的这个谣言？您总得告诉我这个主儿，屈透了我的心了。”曹立泉一路装哭装笑，富二太太心又软了，说：“孩子你先起来，我慢慢的告诉你。”曹立泉说：“师娘您先告诉我，我才起来哪。”博二太太说：“姑爷你就先起来，有甚么话慢慢再说。”曹立泉是一个机伶鬼儿，有台阶就下，当时起来说道：“您告诉我这个人，我非跟他玩儿命不可！他这是离间我们师徒的感情。老师疼我真跟疼亲儿子一个样，我要那们没良心，我还叫人啦？我非跟这个人见个死活不可，老西儿不活着了！”说罢跺脚捶胸，大哭之下。

博二太太心说：“他要真一玩儿命，我女儿不守了寡了吗？”当时向富二太太说道：“告诉您姐姐，散言碎语也听不的，谁跟谁不对就许给谁阴事。又道是

① 那们：那么。

② 盐打那么咸，醋打那么酸：表示探究原因、根源。

③ 伴嘴：拌嘴。

④ 灰鬼孩子：詈语。

眼见是实,耳听是虚,拉老婆掖舌头^①最不是好人,不用提了。”在博二太太的意思,恐怕真说出主儿来,曹立泉找人家拼命去。其实曹立泉原是弄星架子^②,博二太太心工儿,他早明白啦,当时更哭的厉害了,说:“师娘!老太太!您总得说这个人,我不活着了!”富二太太本是一脑门子气,如今见曹立泉痛哭流涕、要死要活,又有点心软了,说:“小子,你既没说,你也就不用打听这个人了。你师傅现在气病了,你这两天也没去,他还直念叨你哪。”曹立泉说:“我瞧瞧老师去。”富二太太说:“咱们一块儿走。”曹立泉说:“我搀着老太太。”博二太太说:“我回头还去哪。”富二太太又向着博氏说道:“孩子你别恼我,将才是气头儿上。”老曹又直给富二太太作揖,说:“亲家太太,你老就别生气啦。”富二太太说:“亲家老爷我可透着不对了,你别恼我就得了。”老曹说:“这样至清(亲)谁能恼谁呀。”

富二太太出了门儿,应该往西走,他往东去。曹立泉说:“我的老太太,您往东找谁呀?您是气糊涂了。”富二太太一边儿擦着眼泪,又乐了。老娘儿俩回到家中,富二爷那里直嚷,说:“我不让去,必得要去。他丧良心,就不用理他了!”富二太太说:“得了,孩子也来啦。我问了他啦,他起誓发愿,不是他说的。我算计着他也不能说。你瞧瞧你老师罢。”曹立泉给富二先生请了一个大安。富二先生揪着曹立泉的手,掉了几点眼泪,说:“孩子,我待你可不含糊呀,你可真不该呀。”富二太太说:“你也就不用说了,这孩子他也不能那们没良心。”正在这个时候儿,博二太太来到。本来博二太太能聊,掰开揉碎劝了一回,富二先生也就不好说甚么了,这件事就算和平了结。

富二先生因为生了这一口气,心里总觉发满^③,从此饮食减少,渐入癆症。自己弄了点子药,吃下去好两天歹两天。后来让曹立泉给他开方子,曹立泉受他传授,开的单子,反正跟他开的也差不了多少,吃下去也是他。曹立泉是见天来。富二太太劝着富二先生找别人看看,富二先生连连的摇头说:“这们大医家,有病找人家瞧,岂不是栽跟头?”(通医的自信甚深,照例如此,连我也犯这宗毛病。)这两天门脉还是很多,富二先生不能亲看,就让曹立泉代看,这下

① 拉老婆掖舌头:背后传闲话,挑拨是非,也作“拉老婆舌头”。

② 星架子:腥架子。

③ 发满:发胀,中医术语。